

# 实景剧：文旅城市的时代名片

曾 强

在大文旅时代,最火的文艺活动大概要数应运而生的实景剧了。实景剧是一种沉浸式演艺方式,通过结合自然景观、历史遗址或人工建筑装置,充分运用现代声光电技术和文化元素,为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互动体验。

山西作为文旅大省,实景剧发展日新繁荣。《又见平遥》开创了国内首部大型室内情境体验剧。太原的《如梦晋阳》、忻州的《遇见秀容》、晋城的《再回相府》《千年铁魂》、阳泉的《再回藏山》、大同的《因为大同》《如梦大同》等,也都依托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底蕴,通过实景演出的方式,展现了山西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魅力,使实景剧逐渐成为各地的亮丽名片。

## 舞台艺术的创新剧种

实景剧本来是依托自然山水、古城墙、历史街区等真实场景作为舞台背景,使观众尽可能直接融入剧情发生的真实环境。但事实上,受限于历史场景难以客观复制或真实再现,实景剧更多已演变成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故事和传统戏剧、舞蹈、曲艺、朗诵以及书画等艺术形式而创造的一种全新多元当代舞台艺术。

现代科技的强力加持成了众多实景剧最炫目的“杀手锏”。“水幕投影、无人机矩阵、机械臂表演、VR、AR、全息投影等高科技手段的运用,使实景剧既有动画般的“活”,也有魔幻般的“奇”,从而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

《如梦晋阳》以水火元素为视觉核心,故事以晋祠难老泉和古晋阳城为线索,演绎了一场晋阳古城演变的动人故事,引领观众经历一次“奇妙的梦幻之旅”。剧中通过皮影、晋祠等传统晋文化元素和巨型喷泉矩阵灯光、投影、激光等现代舞台科技,形成奇妙而震撼的视听效果,试图将古晋阳城的厚重历史文化精彩再现,从而也展现出昂扬热烈的晋人风骨。

《如梦大同》则运用全息投影技术,让石窟造像“活化”;通过三维映射技术,将古城街市复现于舞台之上,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大同的繁华;动态舞台的运用使出场景更加灵活多变,增强了节奏感和视觉冲击力。

《千年铁魂》设有表演看台、大型3D声光电演绎场等。打铁花艺人将刚刚出炉的红炽铁水奋力抛向天空,无数绚丽的铁花瞬间在空中绽放,让观众既感到惊艳又感到震撼,从而开创了中国极具影响力的硬派实景演出。

## 城市文化的积极展示

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,实景剧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,在形式和内容上也日益丰富。

《又见平遥》以平遥古城为背景,通过情景体验方式,让游客穿越时空,感受平遥古城的历史变迁和晋商文化的魅力。剧中涵盖了镖局文化、家族文化以及山西传统的民俗文化、面食文化等多方面内容,让观众在欣赏演出的同时,也能深入了解山西的历史文化。

《再回藏山》以赵氏孤儿传说为根基,以“忠义文化”为内核,巧妙地把丹山碧水、忠义传承及山西民俗融入到山林实景演出中,体现了对“忠义精神”跨越千年的坚守与传扬。

《如梦大同》则以“天下大同”为核心,巧妙串联起北魏平城、辽金西京、明清重镇等历史脉络,将云冈石窟、悬空寺、古城墙等标志性元素融入剧情之中。特别是对云冈石窟开凿场景的演绎,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,亲眼目睹了古代工匠们一斧一凿雕刻佛像的艰辛与执着,深刻感受到大

同作为北方民族融合中心的辉煌历史和独特文化魅力。

《遇见秀容》的剧情紧紧围绕四位古代秀容书院同窗好友的青春奋斗史展开。通过讲述红色救国、工业兴国、忻商振国三个故事,展示忻州儿女不畏艰辛、勇于拼搏的精神力量。

## 沉浸体验的互动发挥

实景剧与传统舞台剧的最大区别在于沉浸式甚至融入式体验。观众因此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旁观者,而成为能够亲身参与演出的一个角色。这就大大增强了实景剧的亲力和观众认同感。

在《又见平遥》中,观众既可以穿梭于不同的演出场景,也可与演员直接互动,还能亲身感受甚至推动剧情的发展。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方式,让观众既新奇又兴奋,也增加了更多美好的游览体验。

太原清徐关帝城开城仪式和《因为大同》都采用了行进式观演的方式,让观众成为讲述关公“忠义仁勇礼智”文化和“平城故事”的参与者。《因为大同》演出从古城南城墙的永泰门广场开始,随着钟鼓齐鸣,厚重的城门缓缓打开,拓跋鲜卑的铁骑、北魏宫女、木兰等角色依次登场,恭迎宾客入城。观众在行进过程中,欣赏到城墙攻防、游牧狩猎、田园桑织、丝路商队等精彩场景,仿佛回到北魏时期的平城,融入其中,真切感受古都大同的厚重历史。

## 实景艺术发展任重道远

实景剧通过各地不同的历史情节展示和文化特征显现,吸引了大量游客,带动旅游消费增长,促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,为文旅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。

但随着实景剧的不断涌现,越来越暴露出很多问题。



图片说明:  
①《如梦晋阳》剧照  
②《再回藏山》剧照  
③《如梦大同》剧照

# 童话是一盏明亮的灯

## ——评短篇童话《夕阳之岛》

王开英

阳泉青年作家梁芳创作的短篇童话《夕阳之岛》,在《娘子关》上发表后,引发许多青少年和家长的关注与好评。不少人托熟人向编辑部索要这期杂志,以供自家孩儿开心阅读,导致库存所剩无几。这一现象虽然没有泛起更大的社会涟漪,但却引起我,作为《娘子关》主编的重视。我把这期刊物找来,放在案桌上,重新一读,才发觉作家梁芳确实有才情,是一位讲儿童故事的高手。

《夕阳之岛》篇幅不长,只不过7000余字,故事环环紧扣,虚实交替,充满险情,制造好奇,让小读者们紧张悬疑去探寻谜底。故事以老黄猫“又冷又饿”为开头,写老黄猫钻进一家要转租的裁缝店,正“偷”吃桌子上的剩菜,突然门开了。主人老裁缝走进来,本应呵斥加驱赶,赶走不速之客老黄猫,当小读者们为老黄猫捏一把汗时,故事出现了翻转。老裁缝不仅没有责备老黄猫,而且还道歉、给肉汤、倒酒喝。故事进入高潮时,出现了有些“揪心”的险境。那就是,老黄猫只顾说话,爪子一松,被单顺水流漂走了。老黄猫跳进木盆拼命地追赶被单,木盆顺着水流,离河岸越来越远。男孩卷起裤管,蹬进河水救猫。由于水流湍急,男孩站立不稳,被老黄猫拉进了木盆。木盆像一只小船,载着男孩和老黄猫漂漂荡荡,漂到了夕阳之岛,走上浪漫而美妙的旅程。“险境”描写对后面营造“夕阳之岛”的奇幻和浪漫,起到了坚实的铺垫和反差的衬托,使整篇童话故事荡气回肠,回味无穷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这样一篇短篇童话故事,以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推进。明线不躲,暗线不显,直到结尾,暗线才浮出水面,揭开整篇童话的谜底。具体讲,在第一部分,作者悄悄埋下一个伏笔,那就是老裁缝因为年老、手抖,做不了活儿,裁缝店开不下去了,所以贴广告准备转租。这条线隐藏得很深,但却是故事的主线,是它在文字的背后支撑着故事的延续,为呼应结尾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。最终“裁缝店的玻璃上,转租的广告撤下来”,呈现皆大欢喜的结局。

人物的个性化塑造成功与否,决定着文学作品的成败。《夕阳之岛》在

一是内容肤浅“同质化”。大多内容浮泛,粘帖拼凑现象严重;有的故事性差,失去了细节描写与刻画,艺术深度不够。二是表演流于“场面”化。喧宾夺主,多注重声光电这类科技炫技手段和宏大的舞美“牌面”;而表演粗糙俗陋,丢失了传统舞台“唱念做打”的艺术精华。三是主旨定位“短视”化。剧本文化内涵挖掘不足,甚至刻意迎合市场需求。如此等等。说到底,不少实景剧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短期商业利益或市场轰动,由此过于注重舞台效果和商业营销,而忽视了对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理解、挖掘、展现、诠释,从而导致观众在欣赏演出后,难以产生心灵的共鸣和对文化的思考。也有一些实景剧加入了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商业元素,破坏了剧目的整体艺术感和文化氛围。还有的城市仅仅是盲目跟风,因此粗制滥造,游客体验效果差,评价并不高。

笔者认为,要设计出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文旅城市名片:要出新,出彩,耀眼醒神,入情入心。首先要“轻”中见“薄”,像隼永简短的小品文一样,一个剧目只应突出一个主题;剧情要简单,方便观众记忆理解,一见会心。其次要“小”中见“大”,要在大气势、大叙事、大概念的泛化表述中,具体而微地通过更多人或故事的细节进行精心刻画和艺术烘托,而不是一味地“摆阵势”“喊口号”。最后要言简意赅,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,应像好的文人画一样,通过写意般隽永、含蓄、优雅的艺术方式,把城市文化特点和历史价值巧妙地加以提炼、融合。

我们的实景剧应在内涵挖掘上突出独一无二的城市品性和人文特色,揭示多元而厚重的城市底蕴和精神魅力,赢得更广泛的游客和当地群众的喜爱。

(作者为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大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)

“平凡”往往被等同于“平庸”,人们往往追逐各种形式的“不凡”——巨大的财富,强大的权势、童话般的爱情,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生命的价值。而路遥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,它通过孙少安、孙少平这两个核心人物的人生轨迹,从一种全新但更为日常的角度诠释生命。它不崇拜轰轰烈烈的奇迹,而是从日常生活的坚韧与尊严中,提炼出一种更为本质、更为持久的精神价值。

路遥笔下的劳动是神圣的。在双水村这片贫瘠的土地上,劳动不是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,而是与生存直接相关的严酷现实。孙少安18岁就当上生产队长,带领村民在黄土高原上“刨挖”生活;孙少平走出农村后,从基层的揽工汉到煤矿工人,始终依靠体力劳动维持生计。路遥不回避劳动带来的身体痛苦,但他更着力表现的是劳动如何塑造人的精神品格。在桥头等待雇佣的孙少平,坚持用读书保持思想的独立;成为煤矿工人后,他在黑暗的井下找到了职业的神圣感。这种对劳动的体会证明——人在劳动中确证自己的存在,通过改变外部世界而实现自我定义和找到自我价值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同时呈现了劳动如何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纽带。孙少安在砖厂的成功不仅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,更让他在乡村社会中获得了尊严与认同;孙少平在煤矿的辛勤工作,使他融入了那个粗粝而真实的工人群体。路遥敏锐地捕捉到,当劳动脱离了其本质意义,人就会陷入精神上的无根状态(当劳动只是为个人着想或者脱离社会,自身也会陷入迷茫与无法前进或者盲目前行的地步)。

爱情的平凡性与超越性构成了路遥这篇小说中的第二个板块。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,没有琼瑶式的惊天动地,也没有张爱玲式的精妙算计,有的只是普通人在现实约束下对情感本真的坚守。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败给了现实差距,但他与贺秀莲的婚姻却在日常磨合中生长出深厚情感;孙少平与田晓霞的“现代童话”因死亡戛然而止,而他与惠英嫂的关系则可能发展为相濡以沫的平凡相守。路遥似乎在告诉我们:爱情的神圣性不在于它的戏剧性,而恰恰在于它能够穿越生活琐碎仍保持温度的能力。这种爱情观对沉迷于偶像剧式爱情的想象,构成了一种温和而深刻的批判。在社交媒体塑造的爱情神话中,人们期待的是持续的高甜度、不间断的心动体验,而忽视了爱情作为一种生命实践所需要的耐心与勇气。

知识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呈现为第三个板块。对孙少平而言,读书不是通往成功的工具,而是在艰难环境中保持精神高度的阶梯。在工地窝棚里就着煤油灯阅读、在煤矿宿舍与同事讨论文学,这些场景构成了小说动人的画面。路遥通过孙少平的阅读史,展现了一名农村青年如何通过书籍突破地理与出身的限制,实现精神世界的拓展。这种对知识的理解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却思想贫乏的时代尤其珍贵——当知识被简化为应试技巧和职场筹码,当阅读沦为功利性的知识摄取,孙少平那种将读书视为生命需求的姿态,几乎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奢侈。值得注意的是,路遥并不将知识浪漫化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。孙少平尽管通过阅读获得了思想上的觉醒,但他并未因此摆脱体力劳动者的身份;田晓霞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,最终也没能超越死亡的宿命。这种处理避免了启蒙主义的简单乐观,反而使知识的价值更加真实可信——它不能免除人生的苦难,但可以改变人面对苦难的态度。

苦难叙事是《平凡的世界》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,也是路遥生存美学的核心所在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经历了各种形式的苦难:极度的贫困、爱情的挫折、事业的失败、突如其来的死亡。但路遥笔下的苦难不是目的本身,而是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孙少平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:“苦难难道是白忍受的吗?它应该使我们伟大!”这句话道出了小说对待苦难的基本态度——不美化、不回避,而是将其转化为精神的养分。《平凡的世界》提醒我们:苦难是生命不可剥离的部分,而应对苦难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如何在局限中活出尊严?如何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?如何在平凡生活中保持精神的高度?路遥通过双水村村民和孙家兄弟的故事,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——真正的伟大不在于成就的大小,而在于面对生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与坚守;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光鲜,而在于内在的丰富与深刻。人们习惯于用外在标准衡量生命的价值,《平凡的世界》却告诉我们,一位煤矿工人可能比许多所谓的成功者活得更像“人”,一位普通农民的家庭可能比豪门更有温情。这种价值观不是出于浪漫主义的怀旧,而是基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——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惊天动地,而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



《平凡的世界》连环画 李志武 绘

## 经典漫谈

(67)

## 激情与智慧

卓一苇

说到底,作品是激情的产物。

在创作初期,大部分作者都有强烈的创作冲动,新近发生了一件什么事、看到了什么新闻,都可以怦然引燃心中那条创造导线。但是,处在创作初期的作者往往由于各种积累不足,比如生活经验不足、创作技巧不够、细节把握不了,写出来的东西难免单薄、扁平、概念化,看似棱角分明,其实面目模糊。这个时候,困惑他的一个念头是,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熟起来呢?

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、年龄的增长,创作激情的减退成为不争的事实。这个时候的作家不缺理念、技巧、阅历,见得多、识得广,充满人生智慧,唯独缺少激情,能打动他的事和人越来越少了。这也算一种职业倦怠吧。可激情这东西

是支撑作家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的动力,没有激情的加持,再优秀的作家也无法完成一篇作品,长篇作品更是如此。他会开始怀念自己充满激情却有些稚嫩时期。

有没有一种办法,把激情和智慧作均匀的播撒与中和,使得一位作家持续写出好作品?不能,没有。正如没有长生药一样,中和也是一种奢求。

有几种可以纠正的方法:年轻的作者,如果能遇到富有经验的创作导师或文学前辈,那么他将获得很快的成长;如果遇不到,那么他只能通过持续而长久地练习来自我纠正。年长的作家,需要有勇气打破名誉、声望的桎梏,衣着朴素地回归基层,重新汲取生活的热情。

## 作家谈艺

